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娜 娜

XUE 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娜娜

原著 左拉 [法]

译编 蔡长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I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1. “爱神”的诱惑·····	(1)
2. 众星捧月的女人 ·····	(5)
3. 礼拜二的聚会·····	(10)
4. 女人的猎物·····	(14)
5. 性欲的燃烧·····	(20)
6. 贪婪的情欲·····	(27)
7. 赤裸裸的“金蝇” ·····	(37)
8. 丰当的爱情游戏·····	(45)
9. 重归于好·····	(52)
10. 征服驾驭男人 ·····	(58)
11. 颤动的赛马场 ·····	(65)
12. 情种夫妇 ·····	(70)
13. 以情欲杀人的女人 ·····	(75)
14. 娜娜死了 ·····	(83)

1. “爱神”的诱惑

晚上九点钟了，万象剧场的演出厅里还是空荡荡的，只是在前排，有几个人安安静静地坐着。

正厅里来了两个年轻人，目光环顾四周。

“艾克多尔，我们来得太早了。”年纪较大的青年说道。

“可广告上说是九点正式开演的。”艾克多尔瘦长的脸上流露出一不悦的神色。

“今天这出《金发爱神》戏，一定会很轰动的。剧院经理包尔德那夫特意把这出戏留到开博览会期间才上演，可见他很懂得经营之道。”年纪较大的名叫浮式瑞，是艾克多尔的表哥，由于在报馆里当记者，消息很是灵通。

“那个新明星娜娜，就是扮演爱神的。娜娜是包尔德那夫创造的一个新花样，一定是个漂亮东西。走，我们到楼下去找包尔德那夫，他会把详情告诉我们的。”浮式瑞自鸣得意地拉着表弟来到售票处。

和剧院经理见过面，浮式瑞问道：“经理先生，听说娜娜有一副绝妙的嗓音。”

“娜娜吗？那简直是破锣嗓子！”

“我亲爱的朋友，你别尽说这样的话，假如你的娜娜真的不会唱也不会演，你不就失策了吗？”

“失策？不！一个女人难道必须懂得演懂得唱才行吗？不！娜娜自有她的长处，我早用鼻子闻出来了。”剧院经理

包尔德那夫的措辞有些粗鲁。

原来，他和娜娜有些暧昧关系，但他从来不让一个女人妨碍他太久，所以，他宁愿把她让给观众欣赏。但娜娜的登台，使原来的明星洛丝很是愤怒，整天以辞职相威胁。为了海报上排名的事，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不得不做出把两人的名字用同样大的字并排印出的决定。

剧院檐口上的一排煤气灯发出夺目的光芒。许多人在这片灯光下面一边聊天，一边抽雪茄。

这时，一个身高肩宽方头方脑的男人，胳膊上拖着银行家史坦那走了过来。史坦那是个矮胖的男人，大腹便便，一张团团脸。而拖着银行家的是女明星洛丝的丈夫米宁。

人越来越多，在一片嗡嗡声中，时时传出娜娜的名字。虽然没有人认识娜娜，可出于好奇，巴黎人都想看一看这个女人。

“娜娜的情夫来了。”米宁看到一个青年走过来，悄悄地说。

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注视着那青年，这是个漂亮的男子，曾经为女人挥金如土，现在混在交易所里，他叫达戈奈。

由于开幕迟了，人心的向往更加急切。“娜娜！”“娜娜！”人们拥挤着呼喊。突然，预告开幕的铃声响了。

乐队奏起了序曲——

《金发爱神》的第一幕发生在奥林匹斯山，山后乌云密布，左边是朱庇特的宝座。首先出场的是彩虹女神和司酒童，他们在一群天上侍者的帮助下，合唱着。

不一会儿，扮演月神的洛丝出场了。她又黑又瘦，属于那种流浪巴黎街头的丑陋却可爱的一类，有特殊的迷人之处。她上场时唱的调子和歌词糟糕得简直要让人哭起来。

接下去的戏有点沉闷，整整一场都是大神在召开众神会议，这个会议好像总也开不完，观众的情绪冷了下来。娜娜怎么还不出场？这个娜娜，简直要把人等死了。

而就在这时，台边的云裂开了，爱神出现。娜娜穿着女神的白长衫，金黄的头发披散在肩上，脚步轻盈地走到台口，唱出一段伟丽的小曲：

“当爱神在黄昏里徘徊的时候，
踏着子夜而去的，是金发的女神——”

她唱得有点不搭调，确像破锣嗓子。她的嗓音是那样酸涩，在她唱到高音时声有点枯竭了，但她毫不夸张，把大腿往上一踢，然后，张开胳膊，身体弯曲地后倾，胸前丰满的乳房一上一下地耸动。这时，喝声四起，并响起狂热的掌声。

“太妙了，这是个多么肮脏的地方，观众对这个娼妓，给予这样的热情，不成体统，我得禁止我的洛丝上台了。”米宁似乎激怒了。

浮式瑞走到阳台上，看到一个青年孤独地倚在栏杆上吸烟，黑暗中烟头通红。

“达戈奈，你在这儿干吗？你对这个新上台的女演员有什么评价？”浮式瑞故意为难对方。

“无论别人说什么，对她都不会有影响。”达戈奈用一

句话概括了自己对娜娜的评价。

第二幕又开始了。那是在“黑球”城外的近郊，举行礼拜二忏悔舞会。

戏在胡闹中发展着，最后爱神出现，她化装成一个渔妇，头上扎一块手巾，胸部罩着两大块金色的装饰，很触目。娜娜的皮肤那样白嫩，身材那么丰满，两片嘴唇又充满诱惑，立刻征服了全场，大家把洛丝遗忘了。

从第二幕起直到结束，娜娜无论怎样表演，即使唱得走调，但只要她随便一笑或做出踢脚的动作，观众的热情就会如火如荼。幕落时，一片叫好声如狂风暴雨。

米宁此时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拖着银行家史坦那要到万象咖啡馆去。银行家虽然依依不舍，但拗不过米宁，只得满眼留恋地走了。而汪德尔夫伯爵却附在浮式瑞耳边说：

“这个娜娜，就是我们在普罗汪斯街角看到的那个野鸡吧？”

“没错，我说见过她的么。”

第三幕又开演了。戏一开始，爱神和战神幽会。娜娜赤裸裸地披着一块细纱，浑圆的肩膀下，高耸着健壮的乳房，宽大的臀部摆来摆去的充满诱惑力。

台下没有掌声也没有笑声，男人们的身子都往前倾，一张张脸都是很郑重其事的。而台上的娜娜，不断带给人性的妄想，把一扇不可知的大门打开了。

接下去的戏更精彩，战神一方面享受着月神的娇宠，一方面又受着爱神的哄媚，更加兴致勃勃，不断做出快活的

表示。而爱神灼热的诱情，使全场观众迷离心醉。

座位上赞叹声四起，有人拍手，有人高高地举起望远镜瞄准爱神。娜娜把观众彻底地俘虏了，她统治了所有的男人。

戏演到尾声了。

一群由虹神率领的合唱队，请求众神之王不必再替他们做主了。他们认为，自从他们的女人好好地呆在家里后，反而逼得男人没法活了。所以，男人们情愿给女人们自由，自己也可以快活些。这就是这出戏的主题。

大幕徐徐落下。观众们欢呼着把幕又叫开，“娜娜，娜娜”的喊声疯狂地回响。

包尔德那夫这时站在门口，请浮式瑞为娜娜写一篇文章，这位记者先生正式答应了。剧院经理满脸红光，仿佛戏的成功已使他醉了。

2. 众星捧月的女人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娜娜还在睡。

她住在欧斯曼大街一座新建的大楼里，占了第三层。这套房子对她来说，显得太空旷了，有几张金漆的桌子和椅子，还有一些冒充意大利铜器的锌质的蜡台，这都是从旧家具店买来的。

这令人联想到，这位娼妇被第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抛弃得太早，才落到一些下流男人的手中。

娜娜趴着睡觉，两只赤裸的胳膊抱着枕头，睡得发白的脸埋在枕头里。娜娜突然醒来，感到身边空空的，顿时大吃一惊。

“他走了吗？”她问进来的女仆诺爱。

“是的，保尔先生走了，他说他明天就回来。”

“明天？不行！他如果明天来，就会碰上那个黑鬼。我们可就麻烦了！”

“那个老吝啬鬼就轮不到星期二喽？”女仆喃喃地自问道。

她们两人私下用“老吝啬鬼”和“黑鬼”两个绰号来称呼两个买嫖的男人。其中一个近郊来的商人，另一个是冒充伯爵的罗马尼亚人。

“太太，你昨晚唱得真是太好了，真是天才！”女仆谈起了昨天晚上的演出。

“可那管屁用，又不能解决我们眼前的一大堆麻烦事。”娜娜低声说。

娜娜已欠了三季的房租，房东扬言要扣押她的财产。另外，她还有一大群债主：马车出租人、洗衣妇、裁缝、卖煤的等等。

但是，使娜娜感到最痛苦的是，他的小路易斯还留在朗布易附近的村子里，托给一个奶妈照顾，可她想把儿子领回来交给姑妈勒拉太太。但是，奶妈要三百法郎才肯放孩子。

“可我到哪里去弄三百法郎？”娜娜思索着。这时，门

铃响了，是特里太太来了。

“今天，我给你介绍一个客人。”特里太太站着说道。

“多少钱？”

“二十个金路易。”

“几点钟来？”

“三点钟。”

“定了。”

特里太太走后，姑妈勒拉太太又来了。

姑妈说：“十二点二十分有一班火车，我得搭这班车去接孩子。”

“不行，我要到今天下午三点钟后才能有钱，你还是等等吧。”

勒拉太太原来是个卖花的，生活就靠自己的积蓄。自从娜娜答应给她租漂亮的房子，每月再送她一百法郎，她乐坏了，喜形于色。

午饭已经做好了，娜娜走进餐厅，发现一位老妇已坐在桌旁，她是马阿罗太太，是娜娜的老朋友，三个女人边说边聊。忽然，娜娜又烦躁地说：“已经两点了，我还得出去一趟，真烦人！”

娜娜临走时，吩咐马罗阿太太替她写一封信给达戈奈，告诉他明天不要来。

三点五十分，电铃响了，诺爱以为娜娜回来了，那知是银行家史坦那。银行家刚进客厅，“黑人”也来了，而且进了卧室。

四点过一刻，娜娜终于回来了，气喘吁吁。

“拿到钱了吗？”勒拉太太问。

娜娜从胸衣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有四张一百法郎的钞票。

“给奶妈三百法郎，五十法郎给你做路费和零用，我自己留下五十法郎。”娜娜分配着钱的用处。

“太太，有三个客人在等你。”诺爱说道。

“都给我赶出去！”娜娜顿时大怒。

铃声打断她的话，诺爱急忙去开门，再走进来时，手中多了两张名片：舒阿尔侯爵和莫法伯爵。

娜娜急忙换了衣服，走进客厅，笑容可鞠地说：“让你们久等了。”

“太太，”莫法伯爵庄重地说，“我们是本区慈善会的会员，我们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大艺术家，她是很有同情心的。我们都得各尽所能，以帮助那些穷人们……”

“说实话，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施舍的话，那真是快活极了。”娜娜把仅剩的五十法郎拿出来，“可惜太少了。”她把十个大银币（五法郎一银币）递给两个人。

两位绅士没有再停留的借口，便鞠躬告辞。

娜娜回到屋里，诺爱不满地说：“他们简直像乞丐！为什么把我们仅有的五十法郎拿走呢！”

但娜娜并不生气，她感到一身轻松，叮嘱诺爱：“明天不到中午千万别叫醒我！现在，你去把那些人统统撵走！”

屋里这才安静了，娜娜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搅她了。但是，她一推开小屋的门，猛地撞着一个很年轻的男人，他手里捧着一大把花球，举止很有礼貌。

男青年一看到娜娜就跳下箱子，脸涨得像一朵芙蓉花。他太激动了，血液沸腾，不时地把花球从左手放到右手，又从右手放回左手。

娜娜心软了，见连这样的孩子都来找她，她只好把尊严放下了，像一个母亲那样对他说：

“孩子，你来找我给你擦鼻涕吗？”

“是的。”男青年低沉而恳切地回答。

“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是的。”

当她从他手里接过花的时候，他一下子抓住她的手，用尽他青春的渴望，拼命地吻她。娜娜只好打他，叫他放手，脸上反而浮起一片红晕。

她微笑着把他送走了，并告诉他以后可以再来找她。娜娜回到梳妆室，诺爱也急急忙忙地进来了，说：“有人接二连三地来。”

此后，每隔五分钟，电铃便响一次，像是很有规律似的。娜娜坚决不予理睬，躲在小心闩好的门后，嘲笑那一群人。

可铃声持续地响，而且，响得急促、愤怒。娜娜开始感到有点不安了，她觉得那些人热烘烘的呼吸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好在诺爱把从不追求女人的包尔代律师领进来，娜

娜这才松口气。

“你和我一道去，我们一起去吃晚饭，然后，你再送我到万象剧院，我九点半才上台呢。”娜娜像见到救星一样挽住包尔代的胳膊。

两人只能从厨房后门逃脱，娜娜终于摆脱了那些男人。

在走下楼梯时，娜娜兴奋地对包尔代说：

“现在我觉得平安了！你不会想到，今天晚上我一个人睡，睡一整夜——真的，一整夜。”

3. 礼拜二的聚会

礼拜二，莫法伯爵夫人家，米罗眉尼斯大街。

那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大楼，莫法一家在此住了一百余年了。房子又高又黑又阴沉，有点像修道院。每逢礼拜二，莫法夫人便在这座房子里招待客人。

这间客厅显出一派庄严气氛，进了这间客厅，就感到一种过去时代的冰冷、尊严的宗教气氛。

几个年轻的夫人们在谈论不久要来巴黎参观博览会的那些戴王冠的领袖们。

在夫人们津津乐道领袖们的时候，四五个年轻的男人则在听汪德尔夫伯爵讲述一个猴褻的故事。

汪德尔夫本是名门出身，但为了满足奢侈，把全部财产花得精光。他每年都要换一个情妇，结果，他的财产为此花去许多。

正在他们谈话间，艾克多尔和浮式瑞走进来。他们和主人行过礼之后，来到汪德尔夫面前，说起“私事”。

“已经约好了，在明天半夜，我们一起去。”

“知道了。”

“你知道娜娜还邀请谁吗？”浮式瑞把目光瞄准莫法伯爵。

“不可能吧。”汪德尔夫说。

“说实话，伯爵夫人虽然很严肃，但她能没有和别的男人睡过觉？”浮式瑞说着又把目光转向莫法夫人。

莫法夫人穿着黑衣服，站在一盏昏昏的灯的前面，她也有迷人的笑意和灼热的眼神。她那雅致的脸，像一座浮雕。她嘴角那厚厚的轮廓线，隐隐地蓄含着一种不可压制的性欲。

这时，莫法夫人来到浮式瑞面前，问道：“记者先生，你采访过俾斯麦吗？”

“我从来没见过他，报上的文章是参考德国出版的传记写成的。”

银行家史坦那从别处怒气冲冲地走到浮式瑞面前，干哑的声音充满怨气：

“是明天吗？是娜娜邀请的吗？有没有我？我的好记者先生。”

“有你。”

“真的！你真有福气，你为她写了篇评论文章，就得到了报答。”